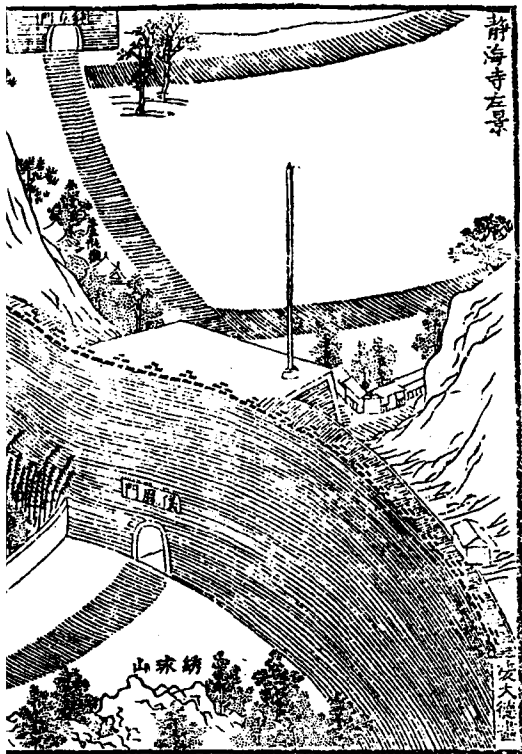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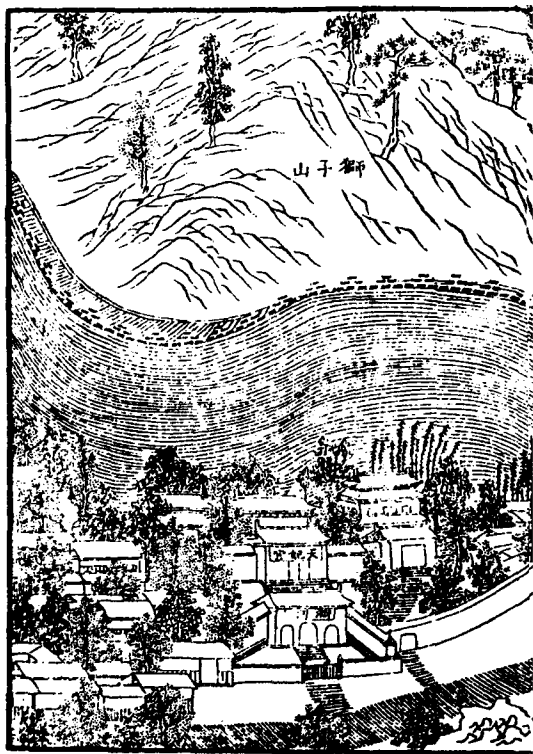
金
陵
梵
刹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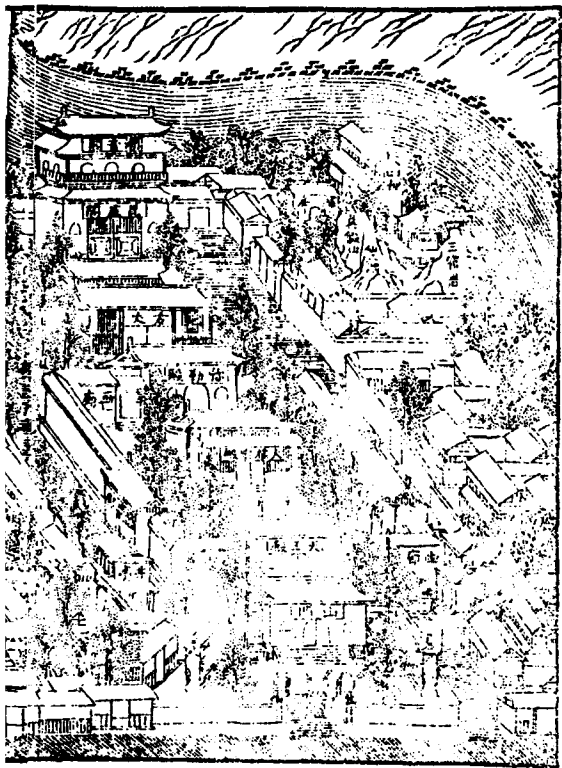
靜海寺左景



山球静

安大徳





河城

静海寺古景



静海寺古景
静海寺古景
静海寺古景

金陵梵刹志卷十八

次盧龍山靜海寺

勅賜

在都城外南去儀鳳門半里所統天界寺二十里西城

盧龍山之麓 文皇命使海外平服諸蕃風波無警因

建寺 賜額靜海正德間重修寺左有巨石名真假山

從地轟起下空洞潦水微豬曲徑盤折而上形類疊石

爲之潮音閣傑出殿表見千帆下上濤浪今禪院因避

河患改建方丈之左所領小刹曰一真菴金川積善菴

殿堂金剛殿

次

左鐘樓

壺

右井亭

壺

天王殿

次

正佛殿

次左觀音殿

次

左伽藍殿

次

右輪藏殿

次

右彌勒殿

右祖師殿武 潮音閣伍 左華嚴樓叁 迴廊貳拾 玩

咸亭

壹座

方丈壹所

拾陸楹

公學

叁楹

僧院肆拾房

食糧牒

名食糧學

基址叁拾畝

東至天妃宮

西至城河

禪堂

正門

壹座

華嚴樓

叁楹

禪堂

左右貳堂

十方堂

叁楹

門外 茶厨等房

右首 舊禪堂壹所

在寺

公產盤槐田併寺前房

丈過實在田地塘共貳百叁畝

條壹禪堂施捨田地

實在田地山塘共貳百叁拾伍畝

山水盧龍山

高三十六丈周八里晉元帝初渡江見此山嶺綿延遠接石頭真江上關塞以比北

地盧龍又俗名獅子山

真假山

寺內方丈左右有巨石從地轟起

獅子 三宿巖

宋時為江岸虞允文破金人于 井泉

味甘

列西巖在廬龍山頂太祖伏兵破陳友諒山下後欲建閣江樓于西巖旋止怪羣臣無諫者

古蹟宋題名石

即真假山宋人題刻泊舟於此蓋江巖也又三宿巖題萬元範以嘉定丁丑仲

春月別趙君用字類黃太史

水陸羅漢像

來自西洋

藏經護勅

文同天界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靜海寺重修記略

明南禮部侍郎楊廉

儀鳳門外獅子山之陽有靜海寺焉鼎創歲深壘壞日甚用浮圖故事費出募緣經營三載厥功告僞凡爲殿四堂六亭亦四若門若閣若樓若方丈室各一若畫廊以間計則四十二云永樂間命使航海往來于粘天無壁之間曾未覩夫連山排空之險仁宗皇帝勅建此寺而因以名焉

蓋以昭 太宗皇帝聖德廣被薄海內外焉耳昔靜修劉
夢吉記高氏園以成毀代謝二者相因爲氣機之使然以
前者既不爲焉後者復不爲焉則天地間皆化爲草莽之
區而斯人安得遂遊觀之樂茲寺豈特如高氏園之於遊
人而已哉 正德己卯夏四月

玩咸亭記略

明南貴州道御史桐城方克

金陵之靜海寺其東迺獅子山其山旣夷有陵突起維石
巖巖其上有澤中虛而明克每愛其泉石之雅嘉靖丙申
監督抽分爰與分司張子鍾謀除其澤之東倚山面澤重
構小亭與澤西之舊亭相伍亭成僧以名請予曰山上有

澤其卦爲咸茲亭名欲稱其實其玩咸矣乎若夫泉之甘足以悅口石之奇足以娛目修竹茂林之足以爾休爾游鍾山如龍之蟠其東澄江如練之遶其西皆斯亭之可玩者抑未矣 嘉靖戊戌夏五月

三宿巖記略

明南大理卿沔陽陳文燭

南京下關去城四五里有靜海寺余常過之住持請余遊山亭南京名園假山者衆矣而此山突怒偃蹇負土而出奇怪萬狀渙若犇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如熊羆之士鼓勇而立又如戰馬森列渴而飲於溪也昔人所謂挾其穴而鼻口相呀搜其根而蹄股交峙者也假令香

山仙客平泉庄主人海嶽庵居士見之有不欣於所遇而賞鑒者哉余每過之風月之夕有登臨忘倦徙倚忘去者矣山僧請余一言且曰此山在宋時原係江岸虞允文大破金人於采石曾繫舟三宿山岸至今名三宿巖而高皇帝起淮甸命使大征西洋奏凱而歸建靜海寺此其大槩也遂題於壁而記之 萬曆辛卯冬日

靜海寺重修疏序

明進士吳郡俞彥

都城以南花宮蘭若芙蓉相啣喙聲連起晨夕鈴鼓相聞數十里此何減天竺招提也若城西北隅介定淮金川闔闔之間其門爲儀鳳其地爲龍江其寺爲靜海蓋江山遼

落之鄉選一佛址無處稱尊初茲土河以西爲江涯聚沙
浮渚一甌脫不任化城故六朝無遺剎 文皇帝踐祚海
夷西洋尚逆顏行爰命專征艤鱗千計戰士帥屬以萬萬
計迺折鯨鯢颯濤弱浪之外樓帆無恙獲所貢琛異以歸
歲奉朝朔 皇靈震蕩說者奇其績謂爲神天護呵合建
寺酬報 詔可賜今額遂爲名剎焉兩河之孺氣運興發
烟火萬家繇此饒積矣守寺緇禪亦稍稍仰爨一方僅自
生活不暇謀殿宇然二百年來風雨漂剝歲月凋朽寢寢
失觀也住持某籌葺之膜拜問䟽不佞嘗臆其地之勝南
臨鳳衝郊垆迴互北枕獅嶺岡原截業東則城堞百雉日

月之所閃逼西則長江萬里雲霞之所噴薄使槎星渡登
崖而裴徊旅艦風停跡汜以周覽屢市輻輳物力充牣洵
吳楚之上遊都畿之鉅鎮也故寺之旁近左側屯爲步騎
列爲戰舸設爲關廩登城閱武之隙重臣弭節以飲軍實
榭楠征榷之暇部署停軒以息公餘幢旛參差與旗旄分
色鐘磬清嘹並鉦角爭響是奚詎破苻葦莖牧之曠資雲
水烟霞之棲供甌履杖鉢之憇實壯我 皇圖之萬一也
若夫長廊廣殿鱗次翬飛香積經臺馬鳴獅吼散花成雨
植樹干雲高極摘星華爭耀日潮音閣者罡風晝響恍度
落伽之山海氣晨朝宛聞靈巖之韻憑欄則宮闕標鮮推

牘則山川獻色亦足勝矣復有靈石奇形怪狀踞虎蹲鷗
突起危岩削成飛岫說者謂如獅子頭盤伏其間上插雲
根下連地脉源泉不涸洞壑常陰經年渾浸苔花坐暑寒
生肌粟可游可咏尤最勝云至於阿羅漢像水陸畢陳巧
奪造化之奇博山軍持鬲彝共存精舍制作之妙此使者
得之西洋歲之茲寺卽他崇刹不得與論珍顧名蹟遠而
未湮欄榭久而易壞目睹摧敝足履頽險登樓心悸入殿
神驚非無王舍城之上足終鮮給孤園之長者嗟夫人情
吝識難除但徃現前未思來劫不知人生如夢中境如空
中華百年之身與物俱盡何有常處惟施之福地植之悲

田名勒不磨功存永世今寓內廢刹遺基多存叔達之墟
斷石殘碑尚繫子雲之蹟明宿開山王珣捨宅至今讚嘆
以爲勝事夫寸念資福一夫樂施砂磔之場特開寶刹况
已成之業不費之基廢之病甚于無修之功省于初如發
大願心爲無量施共勦此舉豈獨棲玄之流行路之侶誦
功仰德雖往者海邦之烈賴以聿新最勝之業斯其卓哉

游廬龍山記略

明禮部侍郎呂柟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大暨黃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
熙過鷺峰東所曰涇野子久僻居於此今登高節至盍爲
廬龍遊乎予方小疾辭諸友且易期日至十四五秉月尤

佳也已而連雨至十三日乃霽遂於明日至山宴於東道院老子堂酒半躡石磴上山路險峻甚乃以二僕攬扶而升至翠微已三憇乃至其巔磨盤平卽閱江樓舊址也縱目四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花巖南拱其西定山迤邐綿亘黃巖裹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萃嶽建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攸棲而長江羣峰四面旋繞真天造地設乎下見巨艘絡繹指北而趨足可觀一統之盛初 皇祖欲建閱江樓於此惜其費財而止乃歎臣下無一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 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時有數鳶飛鳴旋繞空

中適當坐上予遂有日月雙鳶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
皓月東升遂偕諸友秉月而歸如前約

登廬龍山

明金大車

百尺重巖草木齊古藤垂引躡雲梯山間晚霧浮窓近江
上陰雲壓樹低塞鴈橫空迷北固淮流帶雨入清溪吾徒
飛動悲遲暮散髮空林聽鳥啼

遊靜海寺

明蔡羽

夜宿猶依白鷺洲朝遊忽到古城頭江聲不爲行人竚山
色常含往代愁葉下碧欄蕭寺晚馬嘶紅苑北門秋風流
總是周南客看海啣杯一倚樓

小一真菴

在都門外西城地南云所領靜海寺一里儀鳳門一里半

殿堂關聖殿

壹

祖師殿

壹

信院

壹

基址壹畝

東至陳家民房南

至城河西至官街北至官街

小刹金川門積善菴

在都門外西城錦衣水軍三所地南去所領靜海寺三里金川門三里

殿堂韋馱殿

叁

佛殿

叁

左華嚴樓

叁

僧院

壹

禪院

陸

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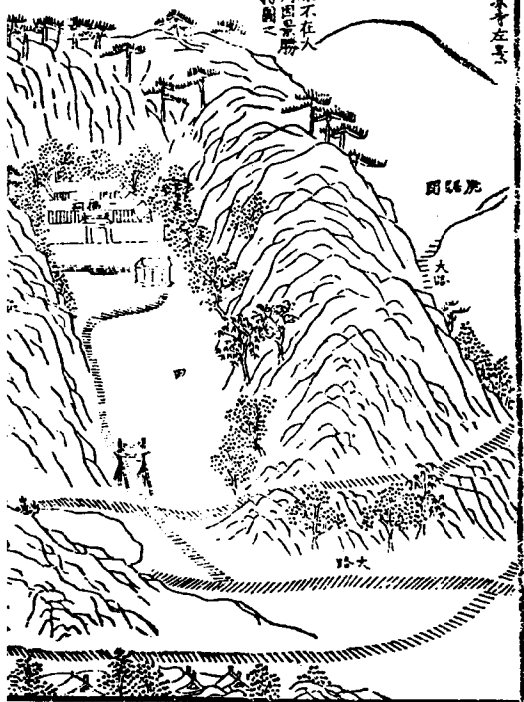
址貳畝

東至本衛四所西至柵欄街

南至城牆北至外城

清涼寺左景

此原不在人
寺列園景勝
故特圖之



明臨虎

大溪

大路





清地寺右景

長江

石頭城

秦淮



金陵梵刹志卷之九

中
石頭山清涼寺

古刹

勅賜

在都城西清江門內中城地南去所統天界寺十二里
古清涼山吳順義中徐溫建爲興教寺南唐改石頭清
涼大道場宋太平興國五年改清涼廣惠禪寺後數廢
國初洪武間周王重建改額清涼陟寺左脅而上爲
清涼臺山不甚高而都城宮闕倉廩歷歷可數俯視大
江如環映帶臺基平曠原係南唐翠微亭舊址今亦有
亭可登覽所領小刹曰伽藍菴

殿堂

山門

參

天王殿

參

左鐘樓

壹

佛殿

伍

左伽藍殿

壹

右祖師殿

伍楹

毘盧殿

叁楹

方丈

捌楹

僧院

玖房

基址貳拾畝

東至耿公書院

南至官街

北至本寺山亭

西至唯心菴

禪院

叁楹

廚房

壹楹

山水石頭山

自江北來山皆土至此始有石故名

駢馬坡

山後諸葛孔明嘗駐馬于此以

觀形勢晉時江在石頭下爲險要必爭之地

嘗以腹心大臣守之南北戰伐咸據此爲勝負江乘地記曰吳之石城

猶楚之九疑也

龍洞

又名桃源洞

烏龍潭

寺外山下相傳有黑物似

雲雨

龍能興

古蹟翠微亭

在山巔南唐時建宋乾道間毀紹熙中復建淳熙中總領陳綺新而大之爲登臨處

故山頂如砥今亦建亭其上

附不受暑亭

址無

李氏避暑宮

址無

德慶堂

後主常留寺中親書此額

三絕

董羽畫龍後主八分書彌李霄遠草書共爲二絕彌

陀像

宋蘇軾嘗施干寺有贊見後

讀書處

鄭介公俠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

小閭門戶讀書

後主造鐘

江南李氏時有一民死而後蘇云至真司見先生被

惟冬至日歸省

五木甚嚴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

汝歸謂嗣君凡寺觀鳴大鐘苦則警息或能爲吾造

一鐘甚善後主造鐘于清涼寺鑄云追薦烈祖

孝高皇帝脫幽出苦出新志○以上俱無存

人物南唐文益

有傳

悟空

有傳

法燈

有傳

文遂

有傳

文

清涼寺阿彌陀佛贊

宋學士蘇軾

蘇軾之妻王氏名閔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

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

爲畫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

涼寺贊曰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

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

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長作平等觀本無憂喜與壽夭丈六金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媿

重建清涼寺碑略

明南吏部尚書雲間錢溥

金陵石城西古有清涼寺在吳順義中徐溫重建爲興教寺南唐改石頭清涼大道場宋太平興國間改清涼廣惠寺皇明洪武三十五年周王重建賜額清涼寺復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爲僧錄左善世迨今餘八十年殿宇脫落漫漶宣城伯衛穎同主僧德廣捐貲重建以成化十四年十月日經始而工畢于明年三月日

遊清涼廣慧寺記

宋陸游

清涼廣慧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
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
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西徙矣又有南唐元宗祭
悟空禪師文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
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爲關要或謂今都城徙
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旣南徙秦淮乃橫
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
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耶

遊清涼山記畧

明南兵部尚書喬宇

石城門內之北二里有山環遶經石梁入徑至清涼寺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處故曰清涼至今多竹相傳其所遺者其山面城平曠中有奇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登眺則都城宮闕軍廩官府居民街巷遠而長江列嶽皆歷歷在目城中具山水之幽盡登覽之勝者無如此山徑南折有靈應觀臨烏龍潭面城負山亦幽隱而登眺則不及也

傳文益禪師傳略

五燈會元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住清涼一日與李主論道罷同觀牡丹花主命作偈師卽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麴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

零落然後始知空主頓悟其意

文益禪師傳

傳燈錄

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
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鄞山
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採儒典遊文雅之場
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
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
侶擬之湖外旣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
院因叅琛和尚琛問曰上坐何往師曰逕迤行脚去曰行
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

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遶法坐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遶和尚法坐了師曰衆人却叅真善知識少頃升坐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旣盡在此山僧不可與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着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荅話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

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
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
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
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
之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
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
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
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
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于心首嘗爲緣慮之
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

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
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卽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卽
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群
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
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
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
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
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
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
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

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卽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
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卽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
指和尚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
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
立地待汝覲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覲去還有道理也無
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問洪鐘才繫大衆雲臻請師如
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汝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
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卽得與道相應師曰取
捨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
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

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
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
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卽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
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何如師曰謾語問大衆雲
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
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
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
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

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問如何是正
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
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
如何是古佛師曰卽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
師曰步步踏着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
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
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問亡
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
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
日給作麼生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

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已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

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
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
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
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
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
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
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師與
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兄喚
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二十餘日方明此

語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
一得一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門云江西一
隊老宿寢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
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道場來
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
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師問僧
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洲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
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洲不到師問寶資長老
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

資曰東畔打羅聲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總不恁麼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師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

有四肢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文遂慧炬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爲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闡法各化一方如本章叙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贊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於天下

悟空禪師傳

傳燈錄

北海人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後將趣疑寂復患墮空旣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

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後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
南國主創清涼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才生
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
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箇什麼奇特試
舉看若道無卽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
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設此問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
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
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

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卽色問諸餘不問如何是悟
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
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
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什麼卽便
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
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
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觸
體後人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問雨
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座
道什麼曰恁麼卽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卽得問毒龍奮迅

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
方丈唯毳一屨每晒同叅法眼多爲偈頌晉天福八年癸
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
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
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
絕告寂時國主問鐘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致祭
茶毗收舍利建塔

法燈禪師傳

傳燈錄

秦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碍入淨慧之室海衆歸
之僉曰敏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堂未陞座

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
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
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師便陞座有僧出
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麼與汝好僧擬問次
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師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
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
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
不染相去師曰染着什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
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演
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陞

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只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卽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候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卽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陞座僧出問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已了荅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

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惠之室暨淨惠入滅復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它入水入火落坑落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卽熟及問着便生踈去也如何只爲隔濶多時上坐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

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
爲觀自在珍重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
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
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
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
定得麼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
承國王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
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卽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
好然但順我道卽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
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卽

其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文遂導師傳

傳燈錄

杭州人姓陸氏六歲好學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方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淨慧禪師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什麼師懵然無對淨慧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海大導師師上堂謂衆曰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上界德彼四生共稟靈光咸稱妙

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卽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不可得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試舉崇壽佛法看問巖山岩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巖山岩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師謂衆曰老僧平日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

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斡麈杖問如何是
正真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
癡人此是險路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
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溪澗何者是汝自
已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已曰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曰總是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
已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

石頭山

唐李白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蟠走勢來秀
色橫分溧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隨東流白馬

小兒誰家子秦清之歲來關囚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
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鳴
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
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遂爾長江萬里
心他年來訪商山皓

遊清涼寺

唐溫庭筠

黃花紅樹謝芳蹊宮殿參差黛嶽西詩閣曉牕藏雪嶺畫
堂秋水接瀘溪松飄晚吹樅金鐸竹蔭寒苔上石梯妙跡
奇名竟何往下方煙暝草萋萋

遊清涼寺

唐張祐

山勢抱煙光重門突岫傍連簷金像閣半壁石龕廊碧樹
叢高頂清池占下方徒悲宦遊意盡日老僧房

清涼寺翠微亭

宋林逋

亭在江下寺清涼更翠微秋階響松子雨壁上苔衣絕境
長難得浮生不擬歸放情何計是西嶮又斜暉 渺渺江
天北雁飛石城秋色送僧歸長千古寺經行少爲到清涼
看翠微

贈清涼寺和長老

宋蘇軾

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
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鍾鼓更清新會須

一洗黃茅瘴未用深藏白氎巾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宋蘇軾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污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
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
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清涼寺竹賦

宋王嶠

稜巖兮娟娟玉立兮露寒翠青葱兮蒼蔚鳳鸞舞兮琅玕
風之來兮天之庭過巖谷兮韻秋聲金鎖碎兮蒲墜日暉
暉兮淨明若有人兮凜高節歷歲寒兮傲霜雪我欲從之
兮路修絕隔秋水兮共明月

清涼白雲庵

宋王安石

庵雲作頂峭無鄰
衣月爲衿靜稱身
木落岡巒因自獻
水歸洲渚得橫陳

遊清涼寺

明黃省曾

古刹石城裏
逶迤丹磴攀
殿懸秋靄
樹江吐夕陽
山法食
供遊饌
林杯悅旅顏
無勞支遁馬
碧草步人還

登清涼寺後臺

明李東陽

虎距關高鷺嶺尊
四山環遶萬家村
城中一覽無餘地
象外空傳不二門
人世百年同俯仰
江流今古此乾坤
南都勝槩今如許
歸向長安父老論

遊清涼寺二首

明王守仁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
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
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
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
風塵漸覺初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
綠樹陰層新作葢，紫蘭香細尚餘蕤。
輞川圖畫能如許，信是無聲亦有詩。

送陳揚州暮登清涼山 明王世懋

石頭城外醉離觴，把袂登臨興未央。
秋爲帝京辭慘淡，地緣天界倍清涼。
江吞疊嶂連雲白，煙鎖千家帶日黃。
久

坐不愁歸路杳尼珠猶可照迷方

小 剎伽藍菴

在都城內中城留守右衛地北去所領清涼寺半里

殿堂韋馱殿

參

佛殿

參

僧院

壹

基址貳畝

東

至陶家山
南至官街

西至蔣家山
北至陶家山

金陵梵剎志卷十九

終

金陵梵刹志卷

刹中永慶寺古刹 勅賜

在都城内北門橋虎賁右衙中城地南去所統天界寺
十二里梁天監間永慶公主香火因名寺有塔又名白
塔寺代遠頽圯惟塔獨存 國朝洪武間魏國具奏重
建 賜今額正德間重修其地深僻林竹蒼翠蕭然野
曠出寺左數十武有謝公墩極登眺之勝所領小刹曰
獅子窟定林菴淨樂菴虎賁正覺菴淨土菴

殿堂山門

參

天王殿

伍

正佛殿

伍

左立佛殿

參

伽藍殿

參右觀音殿

伍

寶塔

伍

祖師殿

參

鐘鼓樓

貳

迴廊

貳

方丈

拾肆

僧院

拾肆

基址肆百壹拾陸丈

東至官路

南至謝

公墩

西至旗手衛

禪院

叁

古蹟謝公墩

寺右相傳爲謝安遊覽處墩不甚高實據江山城關之勝

永慶寺緣起畧

明住持宗海

永慶寺係梁武帝天監間永慶公主香火累代年深殿堂廊廡傾頽無存止有塔一座舊基今左都督徐增壽同僧清古澗於洪武三十五年四月內具本奏准重建永慶講寺改造佛殿天王等殿及衆僧房修理寶塔後於永樂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南京僧錄司右覺義妙乘於靈谷寺口奏本寺重修與古澗養老又於永樂十年住持宗海移基

重建正殿天主金剛等殿廊廡僧房 正統十年八月十

五日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 唐李白

此墩卽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
然有高世之志余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

晉室昔橫潰永嘉逐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鬪朝昏胡馬
風漢草天驕虜中原哲匠感頽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
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
掃不足論皇運有返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
斯存冶城訪古跡一作至今
古城隅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
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嘉樹蕙草留

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暎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
我來酌清波于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謝安墩

宋王安石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
應墩姓尚隨公

謝公墩

宋王安石

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問樵
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檢屐齒痕想此絳長
橋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月狼籍盤與罇井逕亦已沒漫
然禾黍村摧葳羊雲骨放浪李白魂亦已同山丘緬懷時

蘭蓀小草戲陳迹
其棠詠遺恩
萬事付鬼籙
恥榮何足論
天機自開闔
人理孰畔援
公色無懼喜
儻知禍福根
涕淚對桓伊
暮年無乃昏

示永慶院秀老

宋王安石

禮房借枕得重欵
陳迹翛然尚有詩
嗟我與公皆老矣
拂天松栢見栽時

永慶寺

明顧璘

城郭晴光蕩客車
古巖高寺切清虛
鶯花不斷人天界
龍象常依水竹居
雲裏壺觴吞海色
山中風物似秦餘
靈踪咫尺常難到
莫怪歸遲月滿衢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明焦竑

謝公臨眺處勝日一招尋我輩還時序荒墩自古今天空
江影淨木脫鴈聲沈不有茱萸酒其如搖落心

小獅子窟

在都城内鷹揚倉後北城地南去所領永慶寺一里僧
瑞麟建董太史玄宰書額林徑僻及竹樹蒼蔚是山林
幽寂處

殿堂佛殿

楹

禪房

楹

基址

畝

小定林巷

在斗門橋西

城地西南去所領永慶寺二里僧定林

翎因名菴

殿堂佛殿

參僧院

壹基址

畝

文定林菴記

明溫陵李贊

余不出山久矣會萬曆戊戌焦弱侯歸白下余隨之故余亦至白下至白下則詣定林菴而菴猶然無恙者則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定林不受徒衆今來住持者皆弱侯擇僧守之實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菴第屬定林創建耳名曰定林菴不虛耶定林創菴甫成卽舍去牛首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余於天中之山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馬伯

時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
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菴夫金
陵古多名刹卽廢與興誰復念者區區一定林菴安足爲
輕重而舊椽敗瓦人不忍毀則此菴雖小實賴定林久存
名曰定林菴豈虛耶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
不娶日隨周生赴講學會場當時所謂周安者是也余未
嘗見周安與生但見其隨楊君道南至京邸耳時李翰峰
李如真二先生俱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學子欲學幸毋下
視周安也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巾屨之任乃周生不力學
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聽或獨立簷端或拱身柱側不

歌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二李先生嘆羨弱侯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余來金陵獲交周安而道南不幸遂死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爲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耳不剃何爲弱侯無以應遂約余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於雲松禪師處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於館側別爲菴院而余復書定林菴三字以匾之此又定林菴之所由名也弱侯曰菴存人亡見菴若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菴尚存則人亦存雖然人

今已亡菴亦安得獨存惟有記述庶幾可久公不可以不記也余謂菴不足記也定林之菴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爲何物此菴爲何等矣夫從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多矣獨定林哉余獨怪其不辭卑賤而有志於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爲何如者故衆人卑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儼然而登講惟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而能自貴者誰歟况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又况於僕厮之賤鞭筆之輩不以爲我勞則必以爲無益於克囊胞腹且相率攘袂而竊笑矣肯俛首下心歸禮窮

士目倚簷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然後已者
耶古無有矣是宜記遂爲之記不記菴專記定林名菴之
由蓋所以自厲亦所以風厲於將來者嗚呼道不虛談學
務實效則此定林菴始不虛耳 萬曆戊戌夏日

小淨樂菴

在都城內北門橋虎賁右衛地西去所領永慶寺半里

殿堂觀音殿壹楹佛殿叁楹僧院壹房基址拾畝東至沐府西南至民

房西至永慶寺北至民房

小虎賁左衛正覺菴

在都城內西城虎賁左衛地西南去所領永慶寺半里

殿堂山門

參

佛殿

參

僧院

壹

基址貳畝

東至木樨園西至永慶寺

南至官街北至干河岸

小淨土菴

在都城内

城府軍衛地西去所領永慶寺四里

殿堂伽藍殿

參

佛殿

參

基址貳畝

東至官巷

南至朱家塘

西至官

北至朱家房

金陵梵刹志卷二十一

終

金陵梵刹志卷二十一

中鳳凰臺瓦官寺

右刹有二寺在山上者爲上瓦官寺在平地者爲下瓦官寺

在都城內中城鳳凰臺南去所統天界寺五里晉興寧二年詔以陶官地施爲瓦官寺梁時就建瓦官閣唐昇元改寺曰昇元寺閣曰昇元閣宋太平興國改崇勝戒壇國初寺廢半爲徐魏公族園半入驍騎衛倉嘉靖間徐園有積慶菴改建名曰瓦官寔非寺址鳳凰臺右故有小菴一區萬曆十九年僧圓梓募魏公及諸檀越盡贖臺地大建刹宇攷志前瞰江面後據崇岡則茲菴爲是因正額上瓦官改積慶下瓦官附之所領小刹曰華

光菴一葦菴五雲菴千佛菴普利寺封崇寺正定菴

殿堂上寺金剛殿參天王殿參大佛殿參藏經閣參左

觀音殿參右禪堂陸僧院壹基址肆拾畝東至民房南至吳家

地西至官街下寺山門壹二門參佛殿參大佛殿

藏經樓參禪堂參僧院壹房基址拾畝東至上无官南至齊

府園西至城牆北至萬竹園

山水鳳凰臺在上寺內放生池約拾畝在上寺內鳳凰臺前

古蹟附瓦官閣梁建高二百四十尺昇元閣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開寶

中燈宋時重建玉佛像三絕之一晉義熙中獅子國所獻高二尺四寸玉色紫潤

高七丈元煖形製戴安道佛像三絕之一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既成時議面瘦工人不能改戴顯曰

殊絕

非面瘦臂胛危瓦

因戒臂胛患即除

顧長康維摩圖三絕之一京師記

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顧愷之直打刹庄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

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盡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

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塞俄而果百萬錢也蘇魏公題維摩像

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照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能及

羊車陸龜蒙古錦記寺有陟後主羊車

一輪武后裙一幅錦製絕工

王右軍告誓文寺修講堂匠人

干鴟吻竹筒中得之

昇元碣南唐末菜昇元閣基得碣云抱鷄昇寶位走馬

後李延業求獻坡王

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乘夜燈

三井按金陵故事

東陵驕小女騎虎渡河水後皆驗

三井沃一井則三井俱沸因名

其地為三井岡以上俱無存

人物

智顓有傳畧又見棲霞

竺道一有傳畧

竺法汰有傳畧

竺僧

敷

有傳

釋慧方

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蔬食苦行頭陀至興寧中啓乞陶處爲瓦官寺

晉孝武太元中火起塔災

支道林

有傳

宋僧導

有傳

那摩跋

有傳

寶意

有傳

陳僧洪

豫州人止寺造丈六金像鑄畢未及開模晉未

銅禁嚴犯必死宋武帝爲相繫洪相府惟誦一心觀世音經夢像手摩其頭曰怖否因云無憂見像胸方

尺銅色焦沸後得免仍

道祖

吳國人遠公稱其易悟

生矣後於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

道宗

荆州江陵人住瓦官

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誑言修乘潔已動靜有度壁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卷軸清

談高論聽

附叅講樓覽

晉劉丹陽王長史桓護軍

陽王長史同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畧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

唐清衛虎奕奕神

何次道

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

令王劉善其言

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

由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張永
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嘗請斌公開講永問於京下復有卓越年少否斌言
有沙彌道慧法安永卽要請令道慧覆淳繁法安述
佛性二人神色自若叙致無遺永問年幾慧言十九
安言十八永嘆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
時號才童今日二
道士可稱義少
王荀子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
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
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杜邪王
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
荀子不得
孫興公事見支道
林傳內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
官寺盡王長史
答而去
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
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藏經護勅

萬曆十四年九月

皇帝勅諭瓦官寺住持及僧衆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
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羣迷于護國祐民不爲無助茲

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四十
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等務
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遺
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

〔文〕潤州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

夫魁北藏樞秉三奇於紫掖崑西運軸森萬族於黃輿方
領圓冠棹九流而宗學海霓裳羽服乘六甲而下仙巖雖
辰像微茫不能味甘陳之識陬維窅邈不能牲草玄之功
仁義與禮樂可遵未出死生之境昏默與清虛可尚纔居
天地之先且造化以六合爲功聖人以二門分教豈夫百

千萬劫量其遠近三十七品語其功業者哉况性相之微不可以名言得虛有之妙不可以智力知三千之淨土無邊八萬之法門虛受能住不思義解脫者也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于妙喜之國生于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脩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故總妙圓明現身方丈無起無住不去不來空色空而取真空滅生滅而求寂滅或歸之于無物或得之於默然邪正於是路殊語言由其道斷居士之真宗也若乃家室不離而教傳緇服天子迴向而身爲白衣讓金粟之尊未卽如來之位晦玉毫之相空畱長者之名亦猶百谷之王以下能大六虛之相居高

自卑居士之洪謙也若乃移外方之諸佛一室規乎四天
對樂世之衆生一劫成乎七日毛孔之內鼓大海之波濤
芥子之中鬱須彌之巖嶂擲世界於恒沙之外不覺不知
攝高堂於大會之前同瞻同仰嵐風動地口吸莫以爲難
猛火燃天腹貯但聞其一居士之神通也若乃群邪作梗
諸惡延災衆生茹焚溺之悲含識迫傷夷之患由是騁自
在之力縱無礙之威破煩惱而擊慳貪斬毒蛇而擒醉象
朦幢暫建面縛四魔智劍繞揮心降六賊故使波旬振臂
不能變帝什之容外道摧殘不能竊真如之業居士之威
力也若乃非相成光乎是相故見於威儀無言假道於有

言方形於問答弘乞食之理須菩提但覺茫然聞宴坐之
談舍利佛不能加報摩訶迦葉息言於二乘大目犍連吞
聲於四衆亦由明鏡內鑒照之而不疲洪鐘外發扣之而
必應是以五百弟子同稱我不堪任二千闍人俱盡得無
生法忍居士之靈辨也若乃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雖人我
無相以拯救爲懷憂本無憂憂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衆
生之病富室貧里等資其福田酒肆婬房廣談其善誘則
知去重昏之小翳朗惠日而無私 中根之大莖霑法雨
而同潤居士之慈悲也若乃前際後際無昧於因緣成時
化時不爲於本願光嚴悟矣行念其道場新學豁然坐知

其宿命晨持乳鉢未息麤言中設飲孟普均香氣有疾菩薩憂惱於是併除犯律比丘疑悔由其傾益居士之利益也若迺恭承父訓事方便以崇嚴瞻望母儀奉智度而資受結齊眉於法喜坐詠宜家期上足於塵勞行同入室因風起對共賞慈悲他日趨廷獨推誠實知識慕善道品所有居先伴侶求真度法由其見託居士之宗黨也若迺上棟下宇空寂爲輪奐之資淨服名衣慙愧入裁縫之門開八正之路則衆馬交馳坐四禪之床則身心不動智惠之果秋垂無漏之林淨妙之花春發總持之苑禪悅爲味詎假珍羞解脫克漿寧思玉液奏法音之樂則絲竹藏聲燒

異品之香則旃檀罷郁居士之遊處也於是隨意所轉覺
路遐通應緣而攝梁津尅濟恢勇猛之志則火内生蓮廣
虛之因則水中現月法本希有若都優曇之花道之將
行大備貝多之葉舉閻浮之國土禮敬忘疲想毗耶之人
天聲塵不朽居士之遺跡也得其道者則三乘弟子羞稱
多聞行其法者則七種學人莫不愛樂是致四天讚仰而
無假十地攀接而無階王者資而九有清羣生聞而六念
作雖驅龍改地共尊金粟之儀水土遷行長奉寶臺之供
我國家神明造物聖政調時條取穢而玉鏡清刻澆訛而
搗大朴牢籠七十七代鬱映萬八千年率土之濱罔有弗

肆普天之下共惟帝臣京坻積而銅爵鳴鐘鼓和而玉羊
現將益四生之福爰開十善之因精舍廣祇隄之園列郡
揚淨名之教萬姓資其分別八方暢其休明天地平成於
是乎汲引在江寧縣瓦官寺變相者晉虎頭將軍顧愷之
所畫也爾其上纏珠斗下控金陵六代爲天子之都二分
入王孫之國禮讓流行之地英靈誕秀之鄉鷲巖分虎踞
之山鴈塔枕盤龍之水總幽閑與形勝則瓦官之寺焉昔
有晉莊嚴淨域時梵侶以規模雖廣彫飾未周永念粹華
每疚懷於須達共成圓滿而假力於檀那凡厥施財莫匪
鳴利顧君乃連扣資數百竿逾千萬大衆貽悞不知其然

君習氣精微洗心閑雅雖纓弁混俗而績素通神乃白鏹徒令其粉壁於是登月殿掩雲扉攷東漢之圖採西域之變妙思運則冥會能事畢則功成神光謝而晝夜名聖容開而道俗覩振動世界謂彌勒菩薩下堯率之天照耀虛空若多寶如來踊耆闍之地由是士女駢比擁路爭趨車馬軒轟傾都盛集玉貝交獻須臾而寶藏忽盈青鳧亂飛俄爾而銅山崛起納繒帛者繼踵施衣服者比肩當鳴利而雖則可驚不崇朝而過其本數非夫精義入神者孰能與此乎雖江山寂寥居處緬邈年移代改畱侯歎過隙之駒城是人非丁令歌化遼之鶴由是觀其道場妙矣謂應

供而來儀床枕儼然疑有懷於問疾目若將視眉如忽頰
口無言而似言鬢不動而疑動豈丹青之所歎詠相好之
有靈哉頂禮者肅如在之心瞻仰者發歸依之念信受演
說之旨大布於人天住持負荷之規實存於牧宰刺史楊
令琛懷軌物之量韞不伐之才五服當列土之榮千里負
專城之寄稜風易俗頻推董相之帷揖道歸真再擁文侯
之簪長史薛宏仁賢雅望邁德於仲舉之與司馬成景賀
以卿相高才屈跡於士元之驥俱遊六藝貯籛金而常滿
共逢三朋攬衣珠而永悟縣令陸彥恭風神俊邁境宇恬
虛雖馴雉已彰實割雞焉用風亭月牖還開見寶之詞石

冷泉清頗恣分襟之賞脩菩薩之行則仰之彌高現宰官
之身則威而不猛相門出相茲焉在茲佇聞搏擊鵬衢棲
遲鳳沼豈徒播茲風化奏彼絃歌而已哉丞鄭孝義逸氣
飛騰英懷倜儻擢命世之標幹揮舍人之符彩我之自出
鳳樓鳴五色之鶴家之積善牛渚降九派之族宏才博學
再閱康成之門愛客好賢重覩當時之驛朋友推其令譽
人吏偃其高風歷州縣而暫勞獻鹽梅而詎遠主薄于植
才藝早著水鏡長懸將騁驥於高門先漸鴻於下位尉史
惟清以雍容儒雅門專秉直之風以磊落才雄巖引乘箕
之宿則知龍駒千里非黃綬之所羈鴟子九臯惟青天之

是瞞家裏不墜望台鉉而相輝堂構克隆見公戾而必復
寺主雲影及徒衆并諸寺大德等並法身挺秀覺意圓明
屈拔提之尊號懷盛明之忍辱四十二之賢聖接踵比肩
一十八之虛空心持目想勇猛精進將意耳而齊驅博達
多聞與阿難而並驚言論辨了有類鵬著體性利根更嘉
奮掘故能經行不倦拯濟忘疲模楷四流笙篳二諦邑人
左補闕馮宗右拾遺孫處玄等並資忠履孝抱義懷仁凝
大江之精靈鬱高山之景行莫不衝門育德華省馳聲或
長揖九徵或光膺八命所以東南昔寶江左有人焉旣而
道俗披誠宥條訖款濫見推於相 遠不讓於常仁弟子

謬忝詞塲夙擢桂林之秀言瞻法宇早從祇樹之遊觀泡
影之皆虛悟聲色之非實雖心爲形役而志與道俱思惟
必在於佛乘夢想無忘於梵行觀居士之跡不可思議閱
居士之言得未曾有恨不親承聖旨捧袂於不二之門躬
奉尊顏跪履於大千之界託菩薩之下位共拂天花接比
丘之末行同窺聖果昔讚舞鸞之化每有願於榆揚今從
問鵬之遊豈得默而無述爾時欲重宣此義是以敢作銘
云其詞曰元氣浩浩大匠存存鉅鏹精粹折扎乾坤四生
有劫六趣無門愛流夕漲塵飛晝昏其巍哉世雄應期來
現妙矣居士隨緣利見大庇生靈遂荒臺殿劫塵遐邈恒

沙法遍

其二

空床寂寂虛室閑閑文殊庵至波旬遽還拔毛

沃海剖芥藏山地分珠柱天潤玉顏

其三

智慧無邊威靈具

足廣延寶坐高蹈金粟振動人天津梁道俗火宅垂蔭幽

途炳燭

其四

於赫有晉像教斯傳續事

矣靈儀在焉神光

夕照瑞相朝圓耙如電掣皎若星懸

其五

我皇垂拱誕膺寶

位控引四流陶鈞萬類法闡妙有靈通夢寐政事以和物

無不利

其六

天陰南斗地擁東吳江山作固臺壘稱都俗富

英傑人多給孤莊嚴結構炳煥規模

其七

瞻彼邦邑媚茲寮

窠化偃一同聲馳四海冰玉常瑩松筠不改迺脞道塲肅

焉如在

其八

薄遊淨域永念毗耶香如致飯衣似持花頰容

示疾啓齒降邪室懷方丈會想無遮其杳杳三界茫茫九
有瞻仰眸容思惟受手式刊真石僉圖不朽盛列鴻名天
長地久其

昇元寺略

宋方輿勝覽

昇元寺卽瓦棺寺也在城西隅前瞰江面後據崇岡最爲
古跡李主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五丈李
白詩所謂日月隱層楹是也今西南隅戒壇乃是故基南
唐將歸我宋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掘得古記及詩識其辭
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謂李煜丁酉生
也走犬出金陵謂王師甲戌渡江也子建居南極曹彬列

柵城南乃子建也安仁秉夜燈謂潘美恐有伏兵命縱火也東陵驕小女騎虎渡河水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瓦棺寺之名起自西晉長興年中長沙城河陸地生青蓮兩朶民間聞之官司掘得一瓦棺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顙生出詢及父老父老曰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終遺言曰以瓦棺葬之此地所司具奏朝廷乃賜建蓮華寺五代兵火焚之

鳳凰臺上瓦官寺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上瓦官寺者卽晉施陶官地爲瓦官寺故址在鳳凰臺右

據山臨城亭白登瓦官閣詩樓識鳳臺名方輿勝覽記瓦
官前瞰江面後據崇岡其徵也南朝四百八十寺鞠爲淮
莽者不可勝計然其間地著名存或地亡名在皆得標識
瓦官有百尺之間有三絕之珍名僧之所豎義賢雋之所
參游其勝亭相傳未泯乃一更于昇元再廢于崇勝戒壇
而國朝遂蕩然無存其地半爲驍騎倉半入徐魏公族
嘉靖間魏國園旁之積善庵改建揭張其名王元美汪伯
玉諸公記之一時遂多稱瓦官考古者知其非瓦官故址
也余彙寺志偶一稽覈嘗與同署鄭君玄嶽游其地登鳳
凰臺故墟見其右殿閣嵬然金碧燁然四環以垣而臺藩

其內俯萬竹之名園連驍騎之公廡徘徊顧眺爲誦李白之詩及方輿勝覽中語此非卽瓦官故址與雖江波遠徙二水三山杳不知何處然荒臺游鳳可憑而弔也召僧問所自謂此地故有菴一區名叢桂萬曆之十有九年魏族以園地售閭左菴僧圓梓明澄有志復古圖請贖地白魏公魏公慨然布金其門下陳源陳淳各贊成之僧亦撫衣鉢資約三百金共償其直茲地悉爲菴有廣可四十畝於是量高度下爲殿者四爲藏經閣者一閣之右爲禪堂而僧寮錯處焉其鳳凰臺峙左林木蒼蔚宜亭臺之下有放生池約十畝許爲葑駢宜闢皆欲有事而未逮僧一一指

點子與鄭君得縱觀之視其殿閣雲構雕棟綺疏丹飾爭
耀前見連雉飛鳥城南一片煙光翠色繚繞雨花淮水間
獨未識瓦官昇元之舊竟上今閣幾百尺至仰攀日月也
其地入驍騎者卽不可復問而名蓋舊址已復其半規模
亦宏敞矣計是菴之未闕也僅蕭然半錫地絀之藤蔓磽
礧間過者不問而積善適當交途又魏公析地施緜香華
甫振都人懷古之殷思一寄佳名於垂絕得此遂不復搜
討以今相提並論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况積善構於平
陸茲菴據山之上積善去臺尚遠茲菴卽臺爲基伯玉元
美所記皆云有廢井爲瓦官券今井在倉內茲菴去井一

壁耳三者不朽之故蹟可據之遺基試立馬風煙停車蒼莽想像于江山雲樹之際印證于品題游覽之篇地與景合孰有如叢桂者廼古額未復菴名尚沿不將使金地埋光琳宮闕色哉予因正其名曰瓦官鄭君曰然則將奪彼予此乎曰否然則將此亦一瓦官彼亦一瓦官乎曰否吾將取諸上下之間志有之古者上定林下定林上雲居下雲居今猶有存者非臆也乃遂名彼爲下瓦官此爲上瓦官寺因爲之記

瓦官寺碑

下寺

明兵部侍郎新都汪道昆

周天
城書

晉都金陵則秦淮水南故有瓦官地興寧中詔徙瓦官水

北就故地建寺爲慧方居寺集千僧裒然江左首刹寺故
有三法寶皆奇絕其一師子國所貢玉像高四尺二寸玉
質瑩白形製微至經十載始至金陵其一戴安道繪佛像
蓋居寺者餘十歲一云畫壁在焉其一顧長康維摩圖杜
拾遺嘗乞之江寧詩稱虎頭金粟是也其以開講至者則
竺法汰支道林逋講般若經天台智者大師說止觀其以
遊觀至者則王長史王荀子劉丹陽桓護軍何次道阮思
曠具世說中唐仍舊名就中築瓦官閣李供奉登而有賦
至今誦之後唐昇元中改瓦官閣爲昇元閣無何毀矣宋
乃更始元更名崇勝戒壇 高皇帝定鼎金陵并包無外

寺方就圯有待而興其後魏國爲園鳳凰臺西地入魏國
西園畢事隙地猶存正德中有神僧杖錫至指故地而稱
佛土投五體而禮十方且語居人異日者此地大興佛事
頃之居人見火光隱隱出地上始異其言山西比丘覺恒
善持戒律修頭陀行就彼中淨土寺授成亮爲師亮日持
一齋夜誦法華經達旦年九十色若嬰兒將大歸命恒往
伏牛山參印空法師而受記恒如命隨衆二十年得印空
衣法輒由少林歷南海次金陵時烏夷薄留都魏國居守
聞恒自少林至則以牛車逆恒爲技擊師恒徐徐曰明公
必欲弭倭患報國恩非佛力不可其佞佛以貸十力技

擊何爲魏國然其言且就西園隙地治恒精舍居人于是告疇昔狀從之諸長老言此故瓦官寺也并至今畱掘地跡之得片石須菩薩天王刻畫精良相好畢具其上鐫昇元閣三字厥有明徵乃就故寺址而新之魏國自署曰古瓦官寺以殿宇則衡三達縱三重前殿主瞿曇左右華嚴鈔十四部中主無量壽衡爲九品蓮臺後主毘盧左右華嚴經二十四續手書者經二續前重門後方丈左止觀堂次齋堂右淨業堂次庖湏客寮園林梵庫莫不莊嚴有如化人之居完矣美矣壯矣麗矣恒度金陵柳氏子法名悟迎其後羣弟子自四方來武林株宏爲上首恒歸伏牛山

立化則以衣法授迎迎修念佛法門投豆而聲佛號盡四
十八石魏公多迎精進遂命迎嗣恒迎主祝釐爲之代終
而反始居末期月丹堊維新日華萃聚糧延十方耆宿率
期三年一解代起若踐更或講經或諷經或修淨業或修
妙觀於是大比丘明安悟勤圓愛自上都至可然自廬山
至法慧自攝山至常果慧宗自峨嵋山至印空師滿起自
伏牛山至方內如期而集無慮數千百人佛事中興殆非
虛語迎度二弟子皆出金陵真權嘗赴肇林主無遮大會
真全專修白業嘗枯坐寫經是歲余習靜太函迎並遣二
弟子以寺碑請余維吾僞閉關以距釋氏不啻華戎藉令

設天網該之一何數也金陵鉅麗六代之所更都其時總
總林林居然佛國卒之泰社遞屋一切與之俱頽比及千
年無往不復高皇帝南面而立當王氣而建名都文武
聖神非輒近世諸儒所及乃若通西極以化中國未嘗以
爲不經也者而黜之于是苾荔相摩蘭若相望概諸六代
有如畿甸之視要荒爰及瓦官巋然再造猶夜始旦猶魄
始明國隆則從而隆其斯爲日之卯月之庚與治同道罔
不興矣要而言之有興寧則有慧力有慧力則有瓦官由
是而竺法汰道林智者從之彼一時也有太祖則有中
山有中山則有魏國有魏國則有留後有留後則有恒有

迎由是而燕代荆楚梁豫諸賢從之此一時也借曰消息
虛盈時乃天道進諸古語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如將
詰其所由來卽世傷無容口世主無容心世尊無容力矣
尚安事碑二弟子奉足而三請曰固然吾師望此久矣此
在世法願徼惠仁者一言余嘗從文殊方丈室中聞不二
法是故無世法無出世法無法法亦法謂不二何不二之
云默然而已長者子盍歸乎諸賢聖之聲跡具在有之其
問諸杜拾遺李供奉無則問諸維摩

重修瓦官寺祝釐記 明南刑部侍郎瑯琊王世貞

瓦官寺者初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

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王如來
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顓所損臂胛塑
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然爲四百八
十之冠而是時有傑閣踞其後壯麗無偶以久故歎其西
南角至唐開元九年七月大風起龍江蕩秦淮而上歎者
復正寺僧神之僉其事於壁南唐昇元中以紀年爲閣名
至宋開寶八年十一月金陵下兵燹凌之閣遂爲燼而神
之者猶曰海舶東來夕見空中有光擁一閣而去隱隱聞
梵唄鐘磬音若所稱同泰浮圖者距其初爲歲五百八十
餘蓋自是一燬而不復紹興中一論師于閣趾旁百武復

建閣曰盧舍那高可七尺逾於瓦官之舊久之復中兵焚蓋併其所謂寺者始而稱崇勝戒壇繼而蕩爲兔葵燕麥之場而漸不可識徒令人增愾於法汰道林智顛之書劉丹陽王長史何次道阮思曠之楮論與李供奉之詩歌想像暮煙秋色於冶城大桁之間而已至明而入魏國上公之園爲鳳凰臺西隙地正德中有神僧過而膜拜焉謂爲佛土授記居民以去自是時時夜見光怪久之山西比丘覺恒者得法於淨土寺法師成亮已受記伏牛印空師由少林轉歷南海至金陵魏之先公禮之爲築精藍以舍直其地父老稍稍爲言光怪狀且云故瓦官寺址也廢井

在焉跡而掘之有石刻天王像精甚識其陰曰昇元於是
魏公益慨然自稱檀越頗發其藏鏤以成殿堂門廡庖滷
客寮筦庫之屬華艷窈窕深中宏外經像整麗咸得其所
而他所未備者恒公盡以三衣中食之美足之其後得金
陵悟迎爲弟子授之衣鉢而脫身走伏牛立而化迎公代
之以精勤爲法事以慈閔攝衆心大德具壽紛綸而萃羯
磨講誦各安其職今魏公復用三天竺故事割其餘祿以
供常住迎公旣謀所以永茲剎者祈之宰官汪先生伯玉
俾爲文紀之詳且覈矣居復念魏公世世爲天子肺腑
其履端履長萬壽之祝歲不過三且與百辟共事亡以

專昕旦而諸苾芻記 國主之護持亡兵革災沴他厲以
礙薰修蓋未嘗食息而忘祝釐禔其徒二人謁世貞申爲
之記世貞故嘗讀遠法師前後論辯沙門不敬王者又百
丈初立道場不立佛像以爲卓識及見宋元之季宗師上
講堂必先拈香而頌佛祝聖心竊以爲疑其後復攷我世
尊所行化之國非一王其王嚴事之不啻大梵帝釋而世
尊之所以葬翊而庇祐之者亦不一二已也當此之時重
在法王則人王賴法王以有其國世尊滅大迦葉阿難陀
繼之人王與法王交重則兩相事迨其旣也大法流而震
旦重在人王則法王賴人王以行其教是故遠法師之論

有所詘而百丈之見不能以偏用若是乎頌佛祝聖之不可已也諸比丘可謂能得其意者已若魏公世臣與宗社共休其昕旦加額頌天子萬壽無疆又何庸贅哉故不辭與伯玉齒而爲之記 萬曆丙戌夏日

瓦官寺重創青蓮閣記 明南刑部侍郎瑯琊王世貞

青蓮閣者故瓦官寺閣也六朝事跡以爲晉時有一青蓮得之瓦棺中以茲因緣而建茲寺慶元誌亦云金陵新志曰非也晉哀帝時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陶地施僧慧力成之其宏麗甲諸刹青蓮居士李白嘗登瓦官寺閣極眺有詩紀之其句云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高可

知已至江南李主時寺俱付兵燹獨閣存蓋已改而爲吳興復改而爲昇元昇元者李主僭元也或云自址至頂可二百四十尺延袤稱之蓋至明嘉隆之季而蕩然無復遺矣開士覺恒應真闡化後比丘悟迎乘緣詢址遂構蘭若冒以故名而於轉輪藏後得小隙地益借檀募別爲層宇雖高廣不能什一而塗澤莊嚴於像教毋替余所謂不見如來減劫時丈六金身亦不惡匪用解嘲蓋寔際也僧雛駢來謁余請閣名曰其瓦官乎曰寺額故命之矣將無吳興乎曰無取義也抑取諸昇元乎曰偏國之僭元也余乃更之以青蓮曰青蓮者居士白所署也非白而何以知瓦

官之有閣也抑寺之昉起乎雖不必徵寓教可也蓮以表
潔青以表祥薄伽梵之所跌而安者乎拈而微笑者乎書
以付僧使龕之壁 萬曆戊子六月望日

古佛記

明翰林修撰秣陵焦竑

金陵僧藍基置其最初而獨勝者無如瓦官晉興寧中詔
移陶官淮水北以南岸地予僧慧力造寺居之寺因名在
城西南隅鳳凰臺畔李白詩門餘闔闔字樓識鳳凰名是
也自林公講小品天台論止觀咸在茲所寺像設備極精
美南史稱玉像爲義熙初師子國所獻經十載乃至高四
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與戴安道手製佛像顧長康

維摩圖爲寺三絕自東昏毀玉像爲釵釧戴願手蹟亦不復存而寺至勝國時易名崇勝戒壇猶不廢也 國初寺圮地爲徐魏公園嘉靖間釋覺恒見地上光怪心知其異發之得片石佛菩薩天王相好刻畫精巧細若絲髮一時宣傳瓦官舊物復出人間時魏公篤軒以宮保綰留鑰聞而異之命卽其地造屋種樹爲往來瞻仰之所六朝名蹟幾還舊觀誠禪誦之名區素緇之幸事矣役旣竣公喜其得之竒也屬恒請余文爲記余詰曰若謂此非佛事耶則牆壁瓦礫悉談妙義若謂此卽佛事耶則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若得之又請之而余又記之皆妄也雖然有相之身

卽寔相身而離文字見是名斷見則若請之而余記之亦無不可佛以嘉靖庚子二月八日現恒以甲寅九月七日請余以丁卯正月十日記

遊瓦官寺記

宋陸游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凰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勝本朱希真隸書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丘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

三年奉勅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丘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官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岡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是也

備

釋智顛傳略

傳詳棲霞寺內

高僧傳

釋智顛學成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迴車瓦官與顛談論幽極既唱

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嘆曰吾昨夢逢強盜今
乃表諸軟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
聞闇射則應于絃何以知之無明是暗也脣舌是弓也心
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
任像初瓦官寺四千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
得法今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吾自化行道
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卽往天台

勅智顓禪師

陳宣帝

京師三歲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
用慰懷宜停訓物豈遑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

勅迎智顓

陳少主

春寒猶屬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弊都下法事恒興
希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卽出也一
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

又勅

陳少主

得使人趙君卿啓并省來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
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巖壑高深乃幽人之節佛法示
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彌是所宜故遣前主
書朱宙迎接想便相隨出都惟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朱
宙口述一二

請智顛講法華疏

陳沈君理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謹和南

百錄

與智顛書

陳毛喜

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於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

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訟訪爲恨轉積南嶽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迴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歎懣敬德信人今返白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

竺道壹傳略

高僧傳

竺道壹吳人少出家真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乂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晉簡

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
畱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荅尹曰蓋聞大道之行
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
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
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
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
方自東徂西惟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
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
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
服之賓無關天臺幽數之人不書王府幸以特審讞詳而

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蒼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

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疎

竺法汰傳略

高僧傳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

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温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
湯藥汰疾小愈詣温温欲共汰又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
汰乃乘輿歷廂廻出相聞與温曰風痰忽發不堪又語比
當更造温忽忽起出接與循焉汰含吐蘊籍辭若蘭芳時
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
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據徑引理恒
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日更集慧遠就席攻難
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
卽有蒼遠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
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請講放光經

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三吳負袂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方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晉太元十二年卒孫綽爲之讚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

竺僧敷傳略

高僧傳

竺僧敷因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瓦官寺盛開講席道嵩曰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嘗著神無形論以有形

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終於寺竺一法汰與道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想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

支道林

世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與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旃檀非不馥

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釋支道林傳略

高僧傳

支遁字道林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聖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儻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

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鑿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旣還剡經由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旣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

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
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
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道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
懃之懃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竒茫茫三界耿耿
長羈煩勞外奏冥心內馳狗赴飲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
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
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玩玄規緩心神道抗志無爲
寥朗三蔽融冶六瓶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
莫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
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

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喙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卽色遊玄論聖不辨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至晉哀帝卽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朝野悅服却超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

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孺
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
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
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
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
極聲滿天下清風旣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
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
宏轡於夷路若然者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
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
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

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
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
異榮菜蔬長阜激流清壑縵縵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
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
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復游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
理無拘新不足對楊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
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
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
歲月僂俛感若斯之嘆况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
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

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稟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卽
許焉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
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禱舉謝擲地
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旣而收迹剡山畢命林
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爰
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尔冲天之物寧
爲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
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技卵於地殼破
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以晉太和元年
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卽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

未詳遁善草隸郝超爲之序傳表宏爲之銘讚周曇寶爲
之作誅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道向秀雅尚
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
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
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
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
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旣潛發言
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
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

與高驪道人論竺法深書 晉釋支遁

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終于餘姚烏山中或云終剡

上坐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精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閒今在剡縣之岬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棲皓然遐邇有詠

釋僧導傳略

高僧傳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余時無盡意故知余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

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迄受具戒識
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
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
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
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
獲僞主蕩清關內旣素藉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
久矣何其流滯殊俗荅曰明公盪一丸有鳴鸞河洛此時
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旡加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
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畱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爲西
虞勃人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

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辱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禿竄于革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高祖感之因令子侄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卽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武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鑿巖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卽勅于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

滅自余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
園蕪穢九十五種以翹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
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棲惶者哉因潛然泫淚四衆爲之
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
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
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碣

求那摩跋傳畧

高僧傳

求那摩跋解四阿含經精貫三藏入定每有白獅子仰躡
柱而嬉青蓮華遍虛空界伺卒無有至瓦官恒坐禪樹下
時宋文帝持齋問道跋對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

帝王家四海子萬民出一言嘉布一政善則持齋已大不
殺已衆安在缺一餐全一禽爲經濟耶帝稱善命居祇洹
寺講法華拜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後元兇變遁跡
去

釋寶意傳略

高僧傳

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
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
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削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咒以
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
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咒上數遍經

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遊瓦官寺

唐李白

晨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漫
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鼓四角吹風箏杳出霄漢
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蒼
茫官觀平門餘闔闔字樓藏鳳凰名雷作百山動神扶萬
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

橫江詞

唐李白

人言橫江好我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

官閣

鳳凰臺

唐李白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昔時
有鳳鳥鳳鳥爲誰來鳳凰已去久正當今日回明君越巖
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琴醉金壘東風吹山花安
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
相催

又

唐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逕晉
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

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
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唐杜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
擎偏重官衣着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
晝秋期鷺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看畫會飢渴追
蹤恨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登瓦棺寺閣

唐羅隱

下盤雲跡上雲浮偶逐僧行步步愁暫憩已知須用意漸
來爭忍不迴頭煙中樹老重江晚林鐸風輕四境秋懶指

臺城更東望鵲飛龍關盡荒丘

登昇元閣

南唐李建勳

登高始覺太虛寬白雪須知唱和難雲度鎖牕金榜濕月
移珠箔水精寒九天星象簾前見六代城池直下觀唯有
上層人未到金烏飛過拂闌干

鳳凰臺

南唐宋齊丘

嵯峨歷洪泉峯峇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
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感龍虎徙水黑蜩蜸作白虹欲吞
人赤驥相煇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繞墉倒挂哭月猿危
立思天鶴鑿池卷蛟龍栽桐樓嶽巖爲梁間燕教雛石鱗蛇

縣設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
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
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
人回言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勃窣天
陰鬼猷椽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壺終
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曝曝峨峨江令石青苔何淡薄
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嗟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
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徃徃獨自
語天帝相唯諾風雷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
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矰繫安得生羽翼雄飛上

寥廓

詠昇元閣鐸

宋曾極

摩娑石柱蘚痕斑
亡國如鳩去不還
無復切雲三百尺
空傳風鐸在人間

鳳凰臺

宋周邦彥

危臺飄盡碧梧花
勝地淒涼屬楚家
鳳入紫雲招不得
木魚堂殿下餓鴉

鳳凰臺晚眺

宋劉克莊

經月疎行臺上路
秣陵城郭忽秋風
馬嘶衛霍空營裏
螢起齊梁廢苑中
野寺舊曾開玉帳
翠華今不幸離宮
小儒

記得興隆事閑對山僧說魏公

鳳凰臺

宋郭功父

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淼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
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
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

遊瓦官寺

明余孟麟

經臺香梵幾登臨江左名山歲月深三界磬流花塢合六
朝松偃石牕陰金函新賜袈裟地寶筏重開蒼蘆林但得
頭陀分爛席青門堪了白雲心

重創瓦官寺閣

明王世貞

昔時瓦官閣高與天崢嶸業火一燒盡不能燒却萬古名
蓮花比丘苦緣薄傾鉢誅茆覆簷角不見如來滅劫時丈
六金身亦不惡

小華光庵

在都城內陡門橋南中城地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成
化間初建年久頽廢萬曆三十三年余大司成重創有
亭閣臨秦淮可以眺覽

殿堂山門壹楹華光殿叁楹玄帝殿叁楹觀音閣叁楹左佛殿叁楹

右地藏殿叁楹河亭叁楹僧院壹房基址叁畝東至張宅房南至秦淮河

西至馬宅房

北至官街

小別 一葦庵

在都城內上浮橋中城地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萬曆初年翺常平茶庵今余大司成重修易名一葦菴

殿堂 伽藍殿壹楹 韋馱殿叁楹 後佛殿叁楹 僧院壹房 基址貳畝

東至河岸 南至官街
西至空地 北至秦淮河

小別 五雲庵

在都城聚寶門內中城地去所領上瓦官寺一里建自國初萬曆三十三年余大司成重修

殿堂 伽藍殿叁楹 佛殿叁楹 僧院壹房 基址貳畝
東至張千戶空地 南至

官街 西至金宅佃房
北至成府園

小 驍騎衛千佛巷

在都城内驍騎右衛左所地東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

殿堂 韋馱殿 參 檀 佛殿 參 檀 僧院 壹 房 禪院 參 檀 基址壹畝 東至 官街

南至黃宅房 西至陸家園 北至韋家巷

小 普利寺

在三山門内中城西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景泰間建

天願間 賜額萬曆戊戌灾山門圍牆基址僅存

殿堂 金剛殿 參 檀 僧院 肆 房 基址拾畝 東至關王廟 西至 金公塘 南至本寺

園 北 至官街

公產 租房 壹 拾 壹 間 房地 壹 拾 伍 間

金華縣志 卷之六 寺觀
封崇寺 古刹

在都城三山門內中城地西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圖
經舊報慈解院近禪靈寺始末未詳

殿堂山門

參

大佛殿

參

臥佛閣

參

左伽藍殿樓

參

右三

教堂

參

禪堂

參

僧院

壹

基址拾畝

東至衙塘

紀家牆

南至銀

西至

倉

北至

營蓬營

小留守正定巷

在都城内留守右衛中城地去所領瓦官寺里

殿堂伽藍殿

參

地藏殿

參

觀音殿

參

僧院

壹

基址伍畝

東至水塘

西至汪相房

南至官街

北至尹鑿地

卷終

倉 北至
營蓬營

小
留守正定菴

在都城內留守右衛中城地 去所領瓦官寺 里

殿堂 伽藍殿

參

地藏殿

參

極觀音殿

參

僧院

壹

基址伍畝

東至水塘 西至汪相房
南至官街 北至尹鑿地